



“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锦

馆藏分类号：古 122

此藏品长 42.5 厘米，宽 27.5 厘米，蓝地，经线显花，每间隔几根经丝插入一根棕色经丝，代替蓝色经丝，这样在蓝色地部就会呈现出不规则的“雨条”状效果。其余部分由红、白、黄、绿四色显花，其中黄和绿两色在不同区域内交替使用，这样整个幅面也呈现出了 6 种色彩。图案以山状纹为主，中间装饰虎、鹿、狗、翼兽等 5 种瑞兽。织锦上保存着完整的文句，为“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共 9 个汉篆体字。



正视图



背视图

该藏品采用经线显花，中国秦汉时期的织锦主要采用经线显花技术。自周代以来就形成了一种经线显花的崇拜，春秋时期的《左传》、《国语》中有：“经纬天地曰文”、“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足见周代生产、生活中已充分体现“顺天命”的正统思想，丝织物上的经线联系着天的介质，而纬线则是联系着地，包括人在内的介质。商、周时期有丝织物的崇拜，寻求顺天命、求永生之宗教信仰，所以经线成为织物之根本，织物经线显花成为文化信仰。

该锦采用蓝地上起白色铭文，突出明显，各珍禽瑞兽，云纹均分别以白、红、绿、黄、棕色呈现，这组汉字与瑞兽图案皆为上下循环出现。经线显花，图文并茂，文字主要表达了人们追求光明，快乐，羽化成仙的愿望。“长乐”，“明光”是西汉时宫殿的名称；最左残片上是“光”，“明”字缺失小部分，但仍可看出是“明”字，左一兽长双角，张开大嘴，做攀登状，很是活泼动人，“乐”字在其头后部的左上方，在其嘴的前方有一“长”字；左二鹿纹头顶长角，生有双翼，巨口大张，四足展现行走状；左三狗纹形态较乖巧，注视前方，生动有趣；左四瑞兽抬头回首，造型矫健生动，简炼逼真，在其头部上方有一“大”字；左五的兽纹与左三一样；左六的兽纹与左四一样，在左六兽纹的嘴部上方有一“右”字，在“右”字的右上方是“受”字；左七虎纹抬头回首作攀登状，之后兽纹开始重复左一到左七的兽纹，文字依次是“福”“承”。动物整个花纹图案的结构是连续流畅的“W”字形云纹，各种珍禽瑞兽、铭文巧妙地穿插其间，造型富有特色，局部疏密适度，严而不肃，生动活泼，色泽调和，花纹的组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由于采用的是汉隶书字体，且与主题纹样完美结合，既不显其突兀，又不失其和谐，并富有悦目的装饰性，强烈地表现出古代人民祝福吉祥的美好愿望，透出东方文化神秘的氛围。

汉晋时期的织锦，色泽调和，花纹的组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基本格调是以吉祥行云攀枝卷叶纹或云山波纹和祥禽兽纹为主体，夹织有吉祥语，这也是中原地区汉晋时代织锦所常用的纹饰。





云气纹

传统的云气瑞兽动物纹样和羽人神仙纹样中基本的母体是云纹。云气的造型有穗状云、山状云、带状云、涡状云四种。此藏品云气纹是属于山状云，云气纹采用顺向循环式。首先，它们没有穗状云装饰；其次，云气呈连续无间断状，与穗式云的中途断裂不一样；还有，它们多能显示山的特征，如有山坡与岩石的象形出现，甚至有时还有植物。云气的总结构呈曲波形，穿插动物。

瑞兽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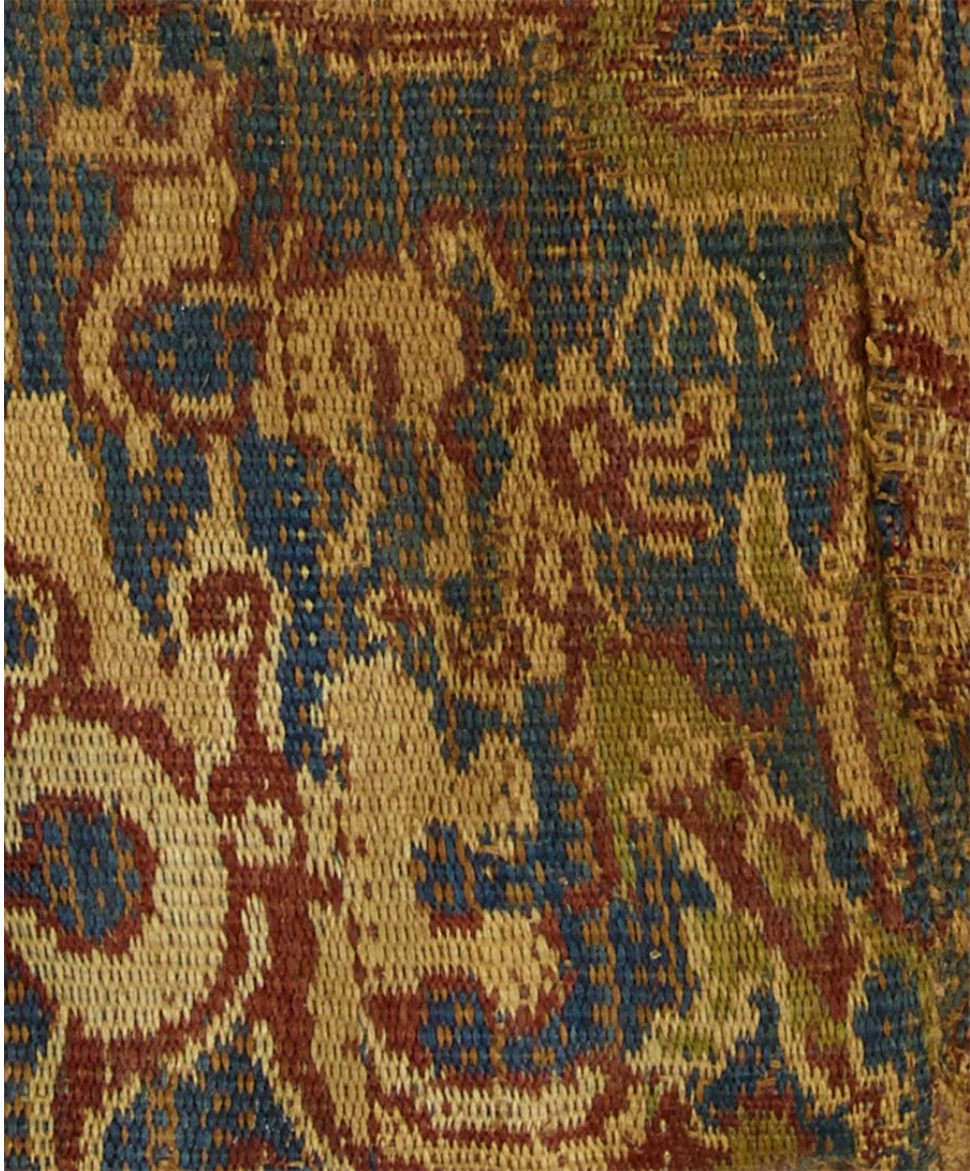


左一兽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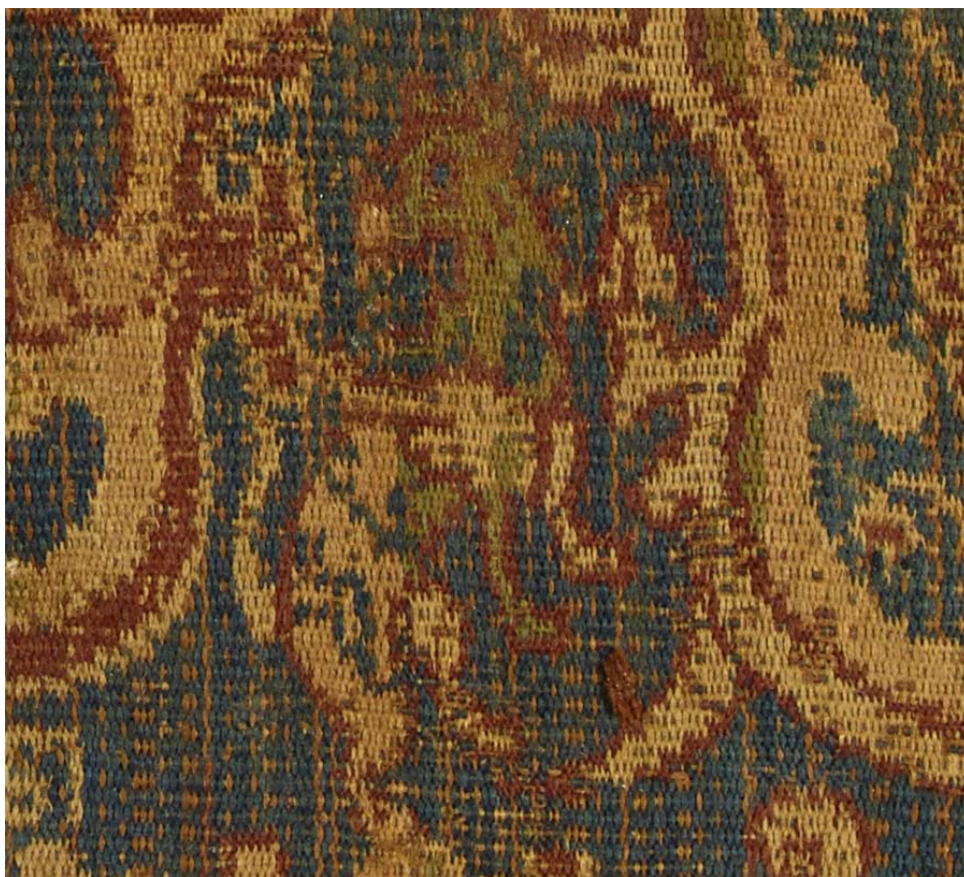


左二鹿纹





左 3，4 兽纹（左 5，6 同此一样）



左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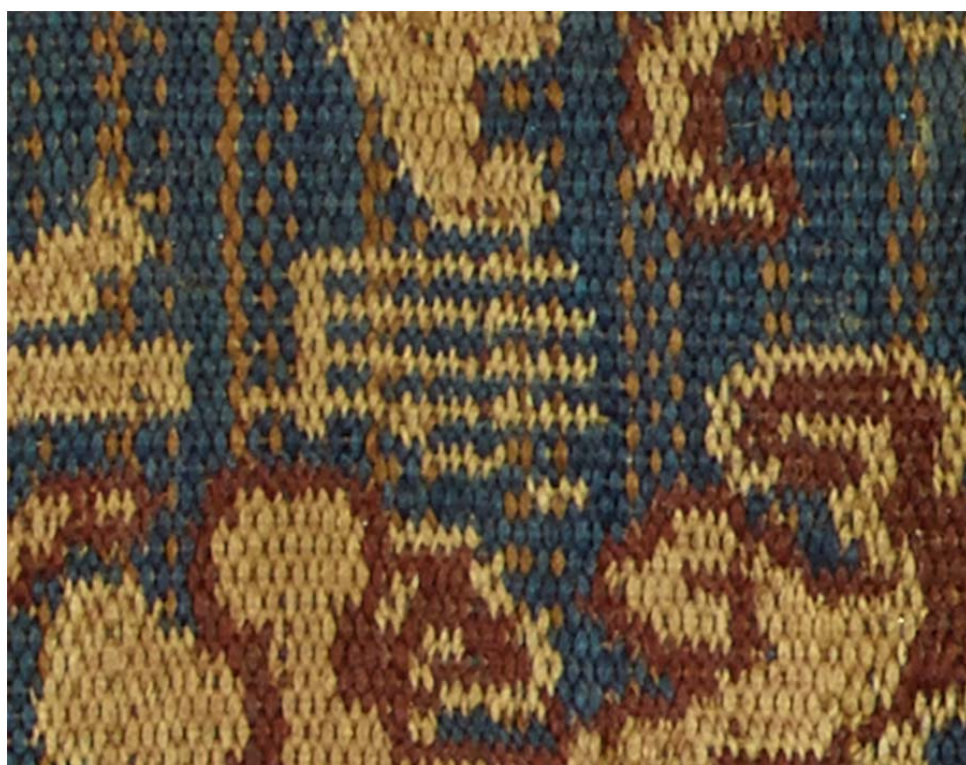
此织锦的神兽纹样出现双翼，有翼瑞兽纹样源自西域，双翼的出现可能一是政治需要，中原皇室根据西域和中亚诸国的喜好和审美，为安抚边疆地区绿洲城邦或为朝贡之赐赠、贸易等而设计织造；二是文化交流使然，纹样的设计构图，基本是与云气纹组合配置。李零先生认为：‘有翼神兽是西亚流行的艺术主题，西方人称为“格里芬”，后经欧亚草原传入中国。’有翼神兽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很大，汉代西域织锦图案中出现有翼神兽是东西方文化艺术交融的直接体现。



文字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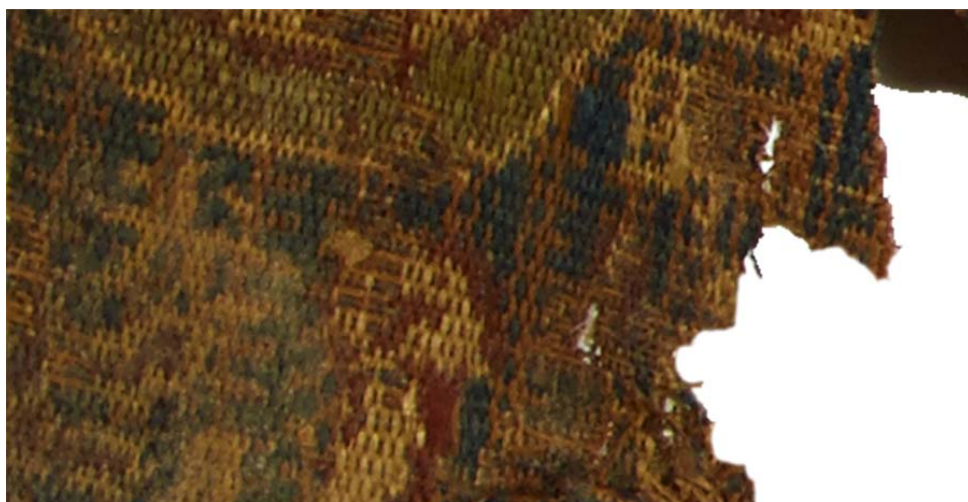
“大”字



“长”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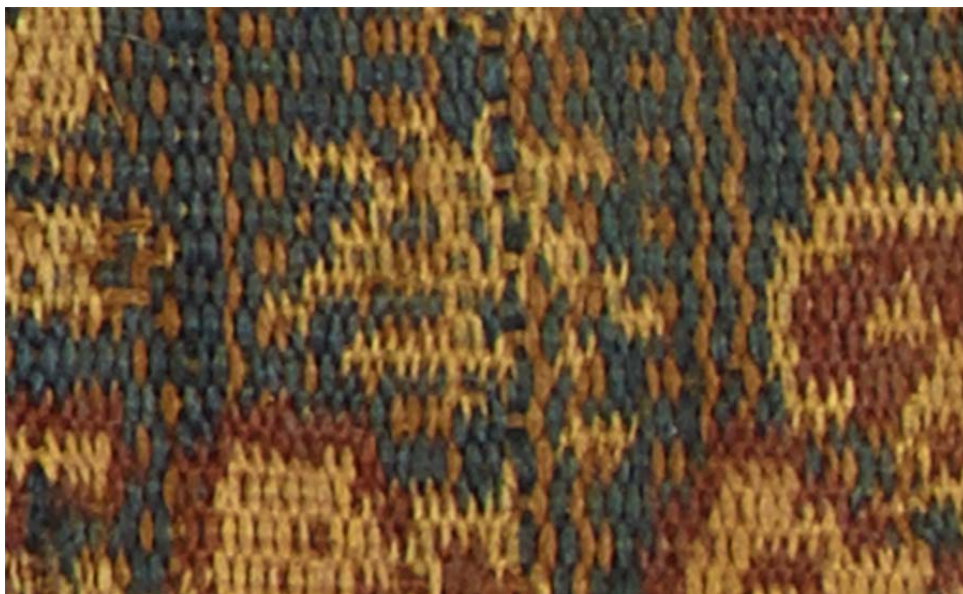


“乐”字



“光” “明”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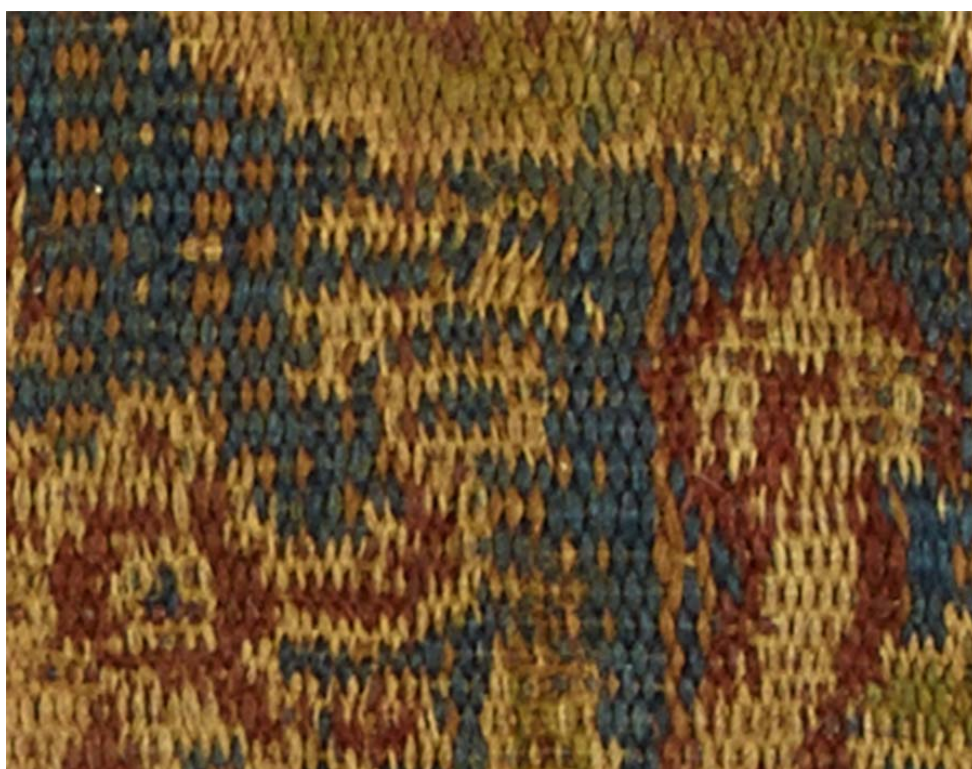
“承”字



“福”字



“受”字



“右”字

铭文锦中的“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是以汉隶的形式出现。“汉隶是汉代隶书的统称，隶书起源于秦代，它的结构扁平、工整、精巧，属于比较庄重的一种汉字字体。到了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特别是到了汉恒帝、灵帝时期，汉隶达到极盛时期，极具艺术性。汉隶是一种比篆书更简洁的字体，相对于篆书字体更容易在织锦中得到实现；汉



隶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书法界本来就有“汉隶唐楷”之称。”<sup>[3]</sup>可见人们对汉隶艺术性的肯定和喜爱，也反映了东汉时期书写习惯。汉隶的艺术性能很好地与铭文锦中纹样图案相融合，达到文字与纹样图案的生动结合。汉代时期铭文锦中的文字排列，几乎都是自右及左、由上而下，此藏品从右向左以此是“承”、“福”、“受”、“右”、“大”、“长”、“乐”，“明”、“光”、文字的尺寸相对较小。在两汉时期的楼兰的丝织艺术品中，也出现有许多带有汉字图案的织锦。用文字作为丝织物装饰亦是汉代织锦的一个重要特色。

此残片与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残片“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锦相似，这种形式在新疆出土实物中最为常见，经常出现在当时流行的云气动物纹锦上。



“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锦方枕

“枕呈长方形，上部下凹且有些破损，图案模糊。长 26 厘米、宽 20 厘米、高 12 厘米。该枕的上面缝缀了一块对三角形的织锦，下部、两侧及前后面是一块整幅的锦，保存两面幅边。蓝地，经显花，由蓝、紫红、白、黄、绿等色组成。图案以藤草纹为主，中间装饰虎、鹿、狗、翼兽等 7 种瑞兽。织锦上保存着完整的文句，为“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共 9 个字。另外，在锦枕两侧壁的中间，装饰着棕色扁圆形玻璃珠，直径 2 厘米、厚 0.3 厘米。玻璃珠中间有孔，从孔中穿出对折缝制的红色绢带，绢带长 13 厘米、宽 2 厘米。”<sup>[4]</sup>



“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锦残片

这件锦可能是裤筒或者袍袖的缘边，展开呈长方形，四面都是残边，经向残长 21 厘米、幅宽 44.5 厘米。织锦面上有一个纵向的接缝，接缝处恰是由两个幅边相接，右侧残幅宽 35 厘米、左侧残幅宽 9.5 厘米。左侧残留一个“大”字；右侧残留“长乐明光承福受右”等 8 个字。此残片与上述方枕的锦非常相似，似属一种织锦。如是，则这件织锦也应该是“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锦。”<sup>[4]</sup>

#### 参考文献

- [1]钱小萍. 论经锦的形成、演变与发展[J]. 丝绸, 2010, 08:33-40.
- [2]赵丰. 云气动物锦纹的系谱——中国古代丝绸图案研究之三[J]. 浙江丝绸工学报, 1989, 03:44-49.
- [3]于志勇. 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J]. 中国历史文物, 2003, 06:38-48+89-95.
- [4]王明芳. 新疆博物馆新收藏的纺织品[J]. 文物, 2009, 02:83-89.
- [5]刘安定. 中国古代织物中的文字及其图案研究[D]. 东华大学, 2015